

中國現代哲學家史

資料汇编续集

辽宁大学哲学系

中国哲学史研究室编

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续集（第一册）

社会主义论战

主编 钟离蒙 杨凤麟

一九八四年六月 沈阳

编者说明

我系中国哲学史研究室编辑的《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三十册已经刊行完毕。由于某些具体原因，一批重要资料未能编入三十册内。这批资料不仅对研究中国现代哲学史是必需的，而且对研究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社会思想史、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共运史、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外国哲学史、哲学原理等学科也均有重要参考价值。现已将这部分资料编成《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续集》十八册；为了便于检索查阅，另将前三十册及续集十八册的目录编成《总目和名目索引》一册，共十九册。

在本续集编辑过程中，再次得到我校科研处的大力支持。在哲学系的具体领导下，系资料编译室全体同志积极地承担起本续集的发行工作。

这部《资料汇编》和《资料汇编续集》，今天，它能够同读者们见面，是与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辽宁图书馆、我校图书馆，以及上述各单位复印室的同志们的积极支持和热心帮助分不开的。在这全部工作宣告结束的时候，我们谨向上述各单位的同志们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本续集在原编委会编辑基本完稿的时候，主编钟离蒙、杨凤麟二同志相继调离我校，尚未结束的工作，是由编委王冶、杨恩翰二同志负责完成的。

参加本续集编辑工作的还有王举忠、于世君、岳国光、赵德志等同志。

在编辑工作中，虽然作了一些努力，但由于我们对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得很不够，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又不高，加上这个历史阶段的史料处理上所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编辑的纰漏，错误一定是不少的，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编者

一九八四年六月

目 录

研究社会问题发端	代 英	(1)
读新凯先生底《共产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	存 统(施存统)	(4)
社会主义与中国经济现状	杜守素 李春涛	(8)
张东荪现原形	江 春	(15)
评东荪君底《又一教训》	望 道	(16)
再评东荪君底《又一教训》	力 子	(17)
社会革命底商榷	江 春	(19)
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革命	C·T	(24)
再论共产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	新 凯	(38)
谁能救中国	东 荪	(46)
政治上怀疑论之价值	张东荪	(48)
第三种文明	东 荪	(49)
指导竞争与运动	东 荪	(51)
改造要全体谐和	东 荪	(56)
澳斯的社会主义与庶民主义	东 荪	(57)
评山川均《从科学的社会主义到行动的社会主义》	六 几	(61)
基尔特社会主义之历史的基础	六 几	(64)
基尔特社会主义原理	六 几	(70)
地方基尔特社会主义	徐六几	(76)
中华基尔特社会主义国宪法导言	徐六几	(85)
国民基尔特组织的原理	黄 卓	(98)
基尔特社会主义与大学教育的改造	黄 卓	(103)
中西基尔特的比较	黄 卓	(113)
关于社会主义运动问题致兰志先生书	费觉天	(117)
一个附白	百 里(蒋百里)	(128)
社会主义怎样宣传?	百 里	(129)
答蒋百里君	费觉天	(131)
物质生活上改造的方针	周佛海	(134)
社会主义的性质	周佛海	(137)
实行社会主义与发展实业	周佛海	(143)
从资本主义组织到社会主义组织底两条路——进化与革命	周佛海	(149)
自由和强制——平等和独裁	周佛海	(154)
空想的社会主义和科学的社会主义	周佛海	(160)

农业与社会主义	江亢虎	(161)
新民主主义新社会主义说明书	江亢虎	(164)
搭浆	江亢虎	(166)
各派社会主义与中国序	廖仲恺	(168)
孟子与社会主义	汉民(胡汉民)	(169)
共产主义历史上的变迁	高一涵	(175)
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争论的我见	高一涵	(181)
有产者和无产者的差别观	Y·D	(183)
社会主义论	彭一湖	(186)
国际联盟与社会主义	彭一湖	(192)
社会主义思想之源流及其发展	杨亦曾	(193)
社会问题之面面观	曹任远	(197)
社会主义与吾国社会之改造	曹任远	(200)
社会主义与家族制度	易家铨	(205)
社会主义底发生的考察和实行条件底讨论与他在 现代中国的感应性及可能性	陈启修	(222)
社会主义与个人	李璜	(229)
民主主义的革命与社会主义的革命	李璜	(232)
社会主义与社会政策	潘力山	(234)
《新群》发刊辞	王敬芳	(241)
社会主义的误解	公展	(244)
近代社会主义及其批评	潘公展	(247)
中国的经济政策	孟武	(269)
由国际关系考察中国之现状与社会主义	资耀华	(273)
从基尔特到工厂制度	金侣琴	(277)
社会主义与科学方法	金侣琴	(281)
社会主义最近之派别	銍	(286)
天才的发挥与工作的效率在社会主义下果然都要减退吗?	郑贤宗	(288)
布尔塞维克的批判	绍虞	(292)
社会主义的特质和趋向	澹庐	(295)
改造罪言	李三无	(300)
再论社会主义	兰公式	(313)
基尔特社会主义 Guild Socialism	虞裳	(319)
基尔特主义的哲学原理由	G·R·Thomson著 献书译	(323)
基尔特社会主义国家论	郭梦良	(328)

研究社会问题发端

代 英

评社会问题总览上册一至二十六面

社会问题详解第一册总论与第一编一至二十面

这两部书是从日本高畠素之所著一个原本译出来的。高畠素之著这部书，意在普遍完全的将社会问题叙述一番，所以他所叙述，包括各种社会政策各派社会主义，各国工会，以及妇女问题的数方面。他虽因怕日本政府干涉，未详叙无政府主义与工团主义，他所叙各方面虽文字都很简短，但为一个人要于社会问题有个概括的观念，实在是一部合用的入门书籍。

两部译本据我看起来都偶尔有些不醒豁的地方。但在这幼稚的译书时代，一切的译本大都不免这种弊病。我们亦用不着责备译者。在不能直接读原本的人，这种译本究竟亦不至十分不合用，有这两部参校的看，更可以彼此补救一些缺点。译笔自然不能完全如自己著书的圆畅，而且又夹用了许多意义复杂的名词，从未看这一类书的人初看亦许觉得格格不快。但这一须用点忍耐的功夫。二须于那无关重要的地方，抱个不求甚解的态度，待看书多了自可明白。再则我在此篇文中，亦想能帮大家，把原文酌量注释得更明白一点，只不知我可有这个能力。

我本想将此两部书读完再行批评介绍，但一则我还未好完全的目疾、令我不敢多看，再则我亦想初次研究社会问题的人，定有许多根本观念还不明瞭。这部书的总论与第一编的第一章，颇可详细请读者加一番玩索，先弄清几个根本观念，或以后看书有许多方便。

这部书解释社会问题即是劳动问题妇女问题，而又说劳动问题是社会问题的中枢，初看这种话似是很不赅括的，然而实际说起来，贫乏由于机器进步，生产迅速，人工减少所引起的失业；与人工减少，求业者加多所引起的工钱低落所致。产业恐慌，（如工厂银行倒闭）与向外殖民，由于生产迅速无从销售，或必须另辟销场与供给原料地方所致。家庭崩壤由于贫乏所促成妇女投身工厂所致。儿童失教，妇女卖淫，欺诈流行，秩序扰乱，又莫不由贫乏与家庭崩壤所致。反之奢侈，游惰，残暴，压抑，由于只有富人能购置机器，役使工人，故工人只有忍受一切，而富人可以不劳而获所致。我这所说还觉简单不能十分明瞭，能看阶级争斗（新青年出版价五角）前三章，或可更能得明瞭些的观念。（总览第六面详解总说第六面，亦指出产业革命的八种结果。）

其次这部书说明近代社会问题，所以感觉得急待解决，是因产业革命（或译工业革命）以后，工业时代的阶级与农业时代不同。产业革命是由于世界交通后，要生产迅速以供给新市场的需要，所引起的发明汽机的结果。但产业革命后，手工工业变为机器工业，家内工业变为工厂工业，于是一则工人永无希望能变为资本家，（因不能有钱自买机器）二则工人与资本家只各求各的利益，没有主仆感情。在这种情形之下，工人与资本家自然各成一个阶级，互相仇视。资本家既有财力可以自由压迫工人，工人亦渐聚居，感情意见易于一致，而结合起来以反抗资本家。这遂扰乱了全世界。

有人疑惑这都是外国的问题。中国工厂工业机器工业还很少，我们研究这种社会问题有何用处？这种疑惑，是不明瞭下面两件事的原故。

一 中国工业虽不发达，然而处在欧美工业发达的世界中，加以中国关税受外人劫制，外国商品毫无抵抗的输入中国来。中国人的家庭工业手工工业，渐为外国工厂所压倒。所以全国失业贫乏的人，不知多少。要怎样解决这种问题呢？人类应当毁弃机器工厂么？还是中国仍与欧美一样，发达机器工厂的工业么？世界上讲社会政策社会主义的人，曾经研究了一些甚么解决方法呢？中国人自然有研究的必要。

二 中国农民本来地主劳动者的区别不甚明瞭，他们中间的阶段，陈独秀先生将他分为十等。（见前锋第一期五十一面一广州平民书社出版价二角）然而现在因受外国工业压迫生活腾贵而不安定的原故，许多地方佃户与雇工要维持他现在的生活且靠不住了。除了得彩票发横财以外，已决无进为地主的希望。至少以我所知，四川东南部已成这种情形。这般佃户与雇工，实际已落于工业国的工人地位，然而又涣散不易集合起来，他们不易有力反抗地主的压迫。这比工人的境况更可怜，更值得有心人注意。

就上面两件事看，已可知决不能说中国人不须研究这等社会问题。中国人要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仍须记得这些问题是受的外国工业发达的影响。所以中国人必须应问要怎样对付外国工业。决不是如章行严所说不揣其本而齐其末的改良农村救济农村，可以救治得好的。

此书第一编第一章解释社会主义是要根本废弃资本主义的制度；（便是取消私产与自由竞争）社会政策是不废弃而加以限制，以为限制便可以再不发生社会问题。这种解释自然是不错的。但请看他第三节所说，社会政策于私有财产须限制而不能限制时，要将产业归政府与公共团体经营；社会主义则主张一切生产机关作为公有。我们从这里可见社会主义重在一切生产公营，社会政策则必于无法限制私人的生产乃归公营。我们要注意社会主义所谓生产机关，乃是指机器工厂及各种大规模的生产事业。社会主义亦并不要没收一切手工工具，甚至于像一般糊涂人说的要公用一切衣服物品。社会主义者决不至如此幼稚荒谬。

在他叙德国社会政策学会发展的历史时，他指出国家社会主义与社会政策的不同，便是社会政策不免略有容许曼彻斯特派（详解译孟策斯他派一便是宣传斯密亚丹所著原富学说的）自由竞争的倾向。国家社会主义仍是要靠政策来实现他的主张的。迈尔（详解译迈耶）等提出“社会改良实行案”于德相便是一证。所以说社会主义不是社会政策，但决不是说社会主义者不靠政策实现主张的意思。

德国社会政策学会到一八八一年以后，不似往年热心，总觉不足，不得不专心研究学理，使成一个系统学问，这如我们青年闹了一阵社会运动，回头感觉求学的重要是一样的事。不过要注意的，他们求学，便是研究社会政策的学理；他们是认清目的以求学的。我们的求学，却只去捞一本哲学，一本文学，牛头不对马嘴的，闹上几年，博取一个博士硕士。这种求学，究竟是认定了甚么目的？究竟可以得甚么成效？不能不令人发生疑问。

德国社会政策学会十年的研究，结果使他们怀疑社会改良的万能学说，这值得我们注意。

“以何种手段实际上社会才能改良？何种手段对于德国最为适合这是时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今天中国的青年，亦正发生如此的同样疑问。不过中国青年的疑问，是初次从宽漠无着落的社会主义，或盲目的社会运动，感觉得要研究适合国情的政策。德国那时却是因研究的结果，发现社会政策的不能解决社会问题了。在这一点令我们想到德国深邃的研究，比起美国浅薄的博士教授们，至今还迷信社会改良说的，大不可相提并论。

即以第九节所说（第一）行保护政策的加增入口关税，国家以金钱补助资本家，均发达国内产业之道。国内产业发达，需要工人多则失业人少，而工钱加多。然而入口税加，生活腾贵；补助资本家的钱，又要一般人民担负；那不得工做，或工价加得少的人，一定比以前更苦。（第二）国际劳动法规定劳动不可单认为商品，然而这只是空话。劳动者实际是出气力，资本家实际是收买气力。劳动者非能成为工厂主人翁的一分子，能参加工厂事务，他的地位只是与机械一样。纵然加增工钱，减少工作时间，在他被动的很单纯的工作时，总不会觉得有人味。何况工钱还不够用？工作时间非他所能忍耐？而工厂还只有照料机械的技师，没有注意工人幸福健康的职员？这想比做一个商品且比不上呢。（第三）劳动时间缩短本为工人健康幸福之所关。他要有暇享一切公民的权利，亦要有暇享若干人生的意味。至于资本家因工作时间缩短，工人有相当休息，可以加增生产力，亦并非无相当的利益。然而工作与人生既全然是两件事，便令工人减到每日工作四小时。亦仍是作四小时牛马奴隶的工。何况资本家并八小时的工作时间，还以为未足，如最近德国英国等，都常有想乘机打破八小时工作制的人呢。

所谓社会政策不能解决社会问题，如上所说已可见一般了。但这并不是说不应行保护政策，不应宣布劳动非商品，不应减少工作时间。不过国家非把生产机关归为公有；非能以一切的人都有工做，一切做工的人都有相当的工钱自任，非使工人有权参加工厂事务，这些困难是无法消弭的。所以只有社会主义，才是根本的解决。

社会主义是要公有机器工厂及一切规模的生产事业，这些东西在中国今天都是很少的。中国要对付外国工业，必须收回关税主权，实行保护政策，发达本国产业，安辑无业游民。这是无疑的事，然则中国若能发达本国产业，完全由国家或公共团体去办，不许私人资本家插脚，岂非中国的工业机关，将来自然都是公有？中国自然成为社会主义之国，不至于发生像欧美的社会问题了么？中国今天必须要国民联合，成为一个伟大的革命党，以打倒军阀，建设革命政府。由革命政府收回关税主权，用社会主义的精神去发展产业。

欧美的社会主义，是要将资本家私有的生产机关没收为公有。中国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的政府新办一切的生产机关。（自然亦有须没收私人的产业，但为数很少，亦可暂置不论。）所以欧美的社会主义，是对于资本家的革命，中国的社会主义却可由对军阀革命的政府的政策中产生出来。中国人若能大家研究社会学科，恐怕中国的社会主义，比欧美还容易实现呢！

（原载《中国青年》一卷九号，一九二三、十二、十五、）

读新凯先生底《共产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

存 统

(一)

大约二月前，有一位朋友写信给我，说张东荪等办了一种什么“社会主义研究”，主张基尔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主义。

我当时看了这封信，不觉自己对自己笑道：这不过是主张资本主义底别名，聊以自慰而已。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基尔特社会主义者

(1) 主张蚕食主义

(2) 反对暴力革命

其实这二者就是一个东西，因为主张蚕食主义，自然要反对暴力革命，这是毫不足怪的。简单说，彼是一种渐进的，改良的方案，不是急进的，革命的政策。

既然主张蚕食主义第一必须有可食的东西，第二必须有食东西的“蚕”，这是谁也明白的常识。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所要“食”的东西是资本主义，“食”资本主义的“蚕”就是加入组合的劳动者。

既然反对暴力革命，则要想发达劳动组合，自然只有促进资本主义发达之一法。因为资本主义发达了，劳动者集中到工场底结果，自然会因利害相同而团结起来；他们底蚕食计划，才有实现希望。

所以我说主张基尔特社会主义就是主张资本主义底别名。因为主张基尔特社会主义底结果，势必要去赞助资本主义，延长资本主义底寿命。不然，不但无可食的东西，而且无食东西的“蚕”。

因此，我认在中国主张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人，就是存心要想主张资本主义而不敢明目张胆主张资本主义的懦人；不然，就是自欺欺人的伪善者。我可以自白：我老实不承认这种人是我们地朋友。

这种主义，不要说在中国是空想，就是在英国也恐怕不免是一种空想。为什么？因为英国人口有四千七百万，筋肉劳动者有三千万，而加入劳动组合的劳动者实不过八百万余；假定这八百万加入组合的劳动者都相信基尔特社会主义，也不过占全人口六分之一强，全劳动者四分之一强；以这样的数目，就能够蚕食资本主义，废除资本主义吗？不经过暴力革命，而能够达到他们所梦想的那种自由自主的社会吗？这不是梦想是什么？何况英国贵族劳动者尚占大部分势力，劳动者相信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并不多呢！

在这种有一百多年劳动组合史的国家里，尚且不免成为空想的主义，说要在人口四万万，机械工业劳动者不到一百万，劳动组合初萌芽的中国来实行，我想世界上再没有比这还更伟大的空想，幻梦了。

总而言之，基尔特社会主义、虽名为蚕食，其实是延长资本主义底寿命！

(二)

基尔特社会主义，本是一种把国家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混合成的东西。彼底特色，在于调和国家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二者为一，并非在于主张产业自治和废除工钱制度。主张产业自治的不仅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工团主义者早已倡之于前，俄国共产党更已和之于后。至于主张废除工钱制度，更不自基尔特社会主义始，这是稍研究社会主义的人都知道的。

我们共产主义者，非但不反对产业自治和废除工钱制度，乃正是最热心最盼望产业自治和废除工钱制度的人。

这话怎样讲？（一）因为要实行产业自治，第一必须产业发达，第二必须劳动者有练习管理产业的机会。这两个条件，在我们中国（实不独中国），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下面才做得到。所以无产阶级专政，实是促进产业自治的最有效的手段。

（二）因为要废除工钱制度（名实俱废），根本办法，只有废除货币经济，实行各取所需。然而要想废除货币经济，实行各取所需，第一必须发展生产力。无产阶级专政，在另一方面上，实有发展生产力的作用。生产力既非常发展，生产品就自然丰富，也就可以实行“各取所需”。到了这个时候，工钱制度实不废而自废。所以无产阶级专政，实是废除工钱制度的最有效的手段。

不从手段上着想，只是乱喊什么“产业自治”“产业自治”，试问有什么用处？英吉利底劳动者，已经做到产业自治了没有？他们底自由、自主在哪里？呵！何不同俄罗斯去比较一番呢？

是的！俄国是一部分劳动者压迫别一部分劳动者；可是英国却是一个资本阶级压迫一个劳动阶级啊！一部分劳动者为实行共产主义而压迫别一部分的劳动者是不正当的；难道一个资本阶级为贯彻资本主义而压迫劳动阶级是正当的吗？不然，为什么反对暴力革命？为什么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呵！难道以为劳动者在资本制度下面所受的苦痛还少吗？何其忍心如此也！

(三)

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以为国家社会主义要陷于消费者专制的弊病，工团主义要陷于生产者专制的弊病；所以主张消费者和生产者对立，以国家代表消费者利害，以基尔特代表生产者利害，使两方势力均衡，不致陷入一方专制之弊。这就是基尔特社会主义底精髓。

有人批评说，这是一种空想。为什么呢？因为所谓均衡，就是五等五，十等十的意思，不能有一点相差。如果势力发生差异，或是国家强过基尔特，或是基尔特强过国家，就不免要陷入渠们所咒骂的一方专制的弊病。结果，不是实现了国家社会主义，就是实现了工团主义。说起来很好听的理论，实行起来，会变成一种空想（这不是我独创的意见）。

因为凡是一个社会，如有两种势力，断不能保持均衡，不是这方强一点，就是那方强一点。强弱既分，压迫自现。将来基尔特与国家之间，仍不免要发生种种无谓的争执。这种“主权两分”的办法，恐怕实行起来会变成一种空想。所以同是基尔特社会主义者霍布孙（Hobson）就不赞成这种办法，主张只有国家有主权存在。

据我们看来，这种消费者和生产者底对立，实在没有意义。在社会主义社会下面，除了

老、幼、残废以外，每个人当然同时为生产者及消费者。既然每个人都是生产者及消费者，则生产者和消费者底对立，简直是自己同自己对立，试问有何意义？所以我们不承认生产者和消费者有对立的必要。

其实，基尔特社会主义，本不是一种成熟的主义，不过是一种正在形成中的概念罢了。同是号为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中，不但对于国家观没有一致，甚至于有主张破坏大规模生产，回复中世手工业的人（如边提PentY）。所以我们对于这种未成熟而且于中国无关系的主义，实在没有仔细批评的必要。

(四)

以上是我看了新凯先生底文章，觉得不得一吐的大概意思。新凯先生说每一派都给与我们许多教训，我诚不知道基尔特社会主义教训我们了的是什么？产业自治吗？废除工钱制度吗？这实不待基尔特社会主义来教训。国家与基尔特对立吗？总算是基尔特社会主义给与我们教训了，然而霍布孙尚且不承认。至于什么分权吗？那更不待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教训了，无政府主义者已经叫破喉咙了。哎呀！我诚愚笨，诚不知基尔特社会主义所教训我们的是什么？

现在在几点小的地方，要提出来同新凯先生商量一下。

(1) 新凯君说：派别虽各有不同，但每一派都给了我们许多教训，我们不必绝对的排斥哪一种或信仰哪一种。我们不敢说哪一派的社会主义在中国有十分密合的可能性。所以主张虽各有不同，无妨并行不悖。

我于未说本题以前，不能不先说一说我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态度底经过。我起初本一心一意地想同无政府主义者携手，几次努力，皆归无效。我细细研究这里面底根本原因，知道在于立场不同这一点。我是狂信唯物史观的人，他们大概都不信（或者不懂）唯物史观，所以对于一件事情的观察！见解，都因之而不同。这种不同，除了一方改变立场以外，是无法相同的。因之，我觉得我们要想同纯粹无政府主义者一致进行，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所以我近来对于联络无政府主义者一层，颇觉失望。我们底态度，主张，是决定了的，是不能丝毫让步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劳工专政，在我们是无商量之余地的。所以我以为只有无政府主义者迁就我们、没有我们迁就无政府主义者的道理；因为我们不能跟着渠们去反对一切强权、去反对一切政府，渠们却可以承认这些是必要的手段。我对于无政府主义者的希望，就是希望渠们多顾一点事实，对于唯物史观多加一点研究或信仰。

无政府主义者，如果不攻击我们，我是承认在某程度以内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和平的，可以从事教育去；激烈的，可以去投炸弹去。所以无政府主义者如果不攻击我们，我个人极愿意以朋友相待，决不愿也不忍自相攻击。

对于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本也可以对无政府主义者态度对之。但我为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着想，渠们攻击共产主义，实是势所必然。因为如果实行暴力革命，劳工专政了，渠们底蚕食主义就无从实行。渠们底蚕食主义既然不能实行，渠们提倡基尔特社会主义岂不是发了疯了吗？所以从基尔特社会主义底本质上看来，反对共产主义乃是当然的事情。所以我只看见主张基尔特社会主义为的是替资本家张目，没有看见可以“并行不悖”的道理。“要想并行不悖”除非渠们也主张阶级斗争，劳工专政，暴力革命；但这已不是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了。

新凯君所谓“不必绝对的排斥哪一种或信仰哪一种”，我想要分开两层来讲：（1）除了修正派社会主义外，我们从来没有绝对地排斥哪一种过。就是基尔特社会主义，我们对彼不满的只是两点，第一是缺乏革命的精神，第二是国家与基尔特对立；此外并未加以排斥。（2）绝对信仰一种主义，我看要依内容来定。我可以自白，我是绝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马克思主义，纯粹立在客观上面，而且并不包含何种具体制度；所以绝对信仰，并无妨碍。至于苏维埃制度，却不能绝对信仰的，因为还要参照自己国家底情形。

（2）新凯君说：“俄国是共产主义用事的国家，他们底设施，大部分很可以代表共产主义。”

这话恐怕要发生误会。俄国现在并不是已经实现了共产主义，不过只向着共产主义进行罢了。所以彼底设施，似乎还不能说“很可以代表共产主义”，只可以说“可以代表社会革命期中的建设”。列宁举出现在俄国经济状况有下列五种：

1. 程度十分幼稚的农民生产；
2. 小商品生产；
3. 私的资本主义；
4. 国家资本主义；
5. 社会主义；

我们观此，决不能说“很可以代表共产主义”。俄国之所以让步到国家资本主义，乃是开发实业的一种手段，并非各国都要如此。如果在产业发达的国家实行共产主义，则此种国家资本主义当可免除。再，如果在最近若干年内能起世界的社会革命，则国家资本主义实不成问题。所以国家资本主义，决不是共产主义底必然性，这是要弄清楚的，

名实相符，这是我们该遵守的。列宁戒我们不要把“共产主义”“苏维埃”这种名字乱用，是很有意思的。所以他自己就首先承认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事实认做事实，一点也不含糊。所以我以为“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三个名词，是不能当做同一意义用的。

说俄国现在所行的有一些是国家资本主义，这是事实；但说共产主义，就是国家资本主义，那就错误了。共产主义不但不能称为“国家资本主义”，而且也不能称为“国家社会主义”，因为这两者都不过是达到共产主义的一种手段，并非共产主义底目的。

这里或者有人要发生疑问：你们现在所能行的既不是共产主义，为什么要自号为共产主义者。这个答复很简单：我们所以自号为共产主义者，不过表示实行共产主义的决心，至于一切手段，只要能够减少劳动者底苦痛，快点实现共产主义，我们都愿意采取的。

总之。不能拿俄国现像来批评共产主义。真正共产主义底实现，必须在全世界社会革命之后。

（五）最后，抄一段话以结此文

“……革命的战术家，很相信无产阶级的俄罗斯底健康，可以抵抗资本主义者底侵入而有余，他为预防资本主义底病毒，能够讲究一切方法，可以自由卖买于农民的劳动者底生产物，尽力求其通过消费组合之手而办理。对于私人的雇主或商人，用种种的方法，加以严格的取缔。原料供给的资源，主要的大工业，运输机关，国家底权力，赤卫军等，依然握在劳

动者手里。在这种不利的状况下面，怎样能发生危险的资本家阶级？决没有那样的忧虑！那些东西，（自由买卖等），只不过是发达一时的辅助的生产，救助今日的经济危机罢了。”

这就是所谓“国家资本主义”的俄国底情形！“实行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英国能这样吗？哦！自由！

十一月二十八日于东京

（原载《新青年》九卷六号，一九二二、七、一）

社会主义与中国经济现状

杜守素 李春涛

社会主义，自马克思（K, Marx）恩格尔（F, Engels）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出世（一八四八年）以后，遂由空想的进为科学的；又自俄罗斯十月革命成功（一九一七年）以后，更由理论的进为行动的；故现在关于社会主义所欲讨论之问题，已不是理论上社会主义能否成立的问题，而纯是实际上社会主义能否实现的问题。

中国，自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以后，亦随世界潮流，曾一度漫无体系的介绍或研究社会主义学说。迨近一二年来，一方，因赤俄东方宣传部之得力，形式上已成立一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少年共产党（即社会主义青年团）；一方，因国中一部分社会主义研究者，鉴于中国社会问题之急需解决，遂由研究的态度突进而主张而宣传而运动；故社会主义之在现代中国，亦已不是理论上中国可否容纳社会主义的问题，而纯是实际上社会主义在中国能否实现的问题。

吾人对于此趋势，固不能不认为一大进步。

然而，实际上在理论方面主张社会主义的中国社会主义理论家，一至实际运动时，每多怯然反走，或竟彷徨歧路而莫知所择，是种现象，试略分析之，约有四派：

第一派，理论上虽主张中国之“社会革命殆将不免”，“资本主义下之政治法律与夫敷衍调停苟且一切之计，皆直接间接自杀”；然实际上，则怵于社会革命过渡期内（如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〇年间之赤俄）恐怖流血混乱等象，不觉中馁，反竟公然主张其变式的中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例如江亢虎氏自俄德归来后所发表之言论。（注一）

第二派，主张“今日为改造中国社会计”，“当借资本主义以养成劳动阶级为实行社会主义之豫备”。例如梁任公与张东荪《讨论中国社会主义运动书》所云。（注二）

第三派，谓虽“假定社会主义是可以实行的，是很好的一个组织”；然在“产业未发达的中国，要行社会主义革命，只有一个机会是可能的，就是资本主义很发达的列强已实行社会主

义革命的时候”。例如郭心崧君在《学艺》发表“中国经济现状与社会主义”论文中所持之理由。（注三）

第四派，虽不似第三派之悲观，然其主张“于民众自觉基础之上渐变生产方式以行和平的经济革命”，则颇类于第一派。如肃清君在本志《孤军》第一卷第十二期发表“中国经济问题讨论”论文中所持之主张。（注四）

以上四派要皆是误解马克思学说及昧于现代中国之经济状况致陷入于此等以资本主义为达到社会主义的手段之矛盾主张。抑再推原其故，则又皆是尚未脱去现代资本主义（即个人主义）经济社会的功利主义之哲学思想遂敢于大胆主张其矛盾议论。

以下试就马克思学说及现代中国之经济状况二方面，论证社会主义在现代中国确有实现之可能。

（注一）江亢虎宣言暨新民主主义新社会主义说明云：“不佞自社会党解散，亡命去国，于今十年，夙昔主张，未尝挠变。比由俄德考察归来学说得所折中进行亦较有把握。回顾吾国，蜗蟠羹沸，乱象环呈，社会革命殆将不免；而无研究，无准备，无目的，无组织，其危险尤倍蓰焉。不佞确认南北政府，新旧国会，皆为人格破产从来各会党之主义之政策，及其人物，已登台者，皆为试验失败。资本主义下之政治法律与夫敷衍调停苟且一切之计，皆直接间接自杀而已。今后惟一希望，只在政体与经济制度上之根本改革。鄙见以为前者当依新民主主义其要目三，曰选民参政，曰立法一权，曰职业代议。后者当依新社会主义其要目亦三，曰资产公有，曰教养普及，曰劳动报酬。此不佞二十年来学问思辨之结果，而欲以所自信者徵信于天下后世者也。”东南大学丛书江亢虎社会问题讲演录附录第一页内中，如关于资产公有之实行方法，谓：“可发行债票，估价买收。”（同附录第二页又详见同书二十五页第八节资产公有之入手）全是空话。盖如在无产阶级支配下的政府，自可直接放弃私有财产制度，一切公有。否则在现代有产阶级支配下的政府，而欲其以“还本不给利的债票估价买收”，能否？

（注二）梁任公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云：“吾以为中国今日之社会主义运动，有与欧美最不相同之一点焉。欧美目前最迫切之问题，在如何而能使多数之劳动者地位，得以改善。中国目前最迫切之问题，在如何而能使多数之人民得以变为劳动者。”“故吾以为在今日之中国而言社会主义运动，有一公例，当严守焉。曰在奖励生产的范围内，为分配平均之运动。若专注分配而忘却生产，则其运动，可谓无意义。”于是，“连属而起者有二问题。第一，有何良法，一面能使极衰落幼稚之生产事业，可以苏生萌达；一面又防止资本阶级之发生。第二，今日为改造中国社会计，当努力防资本阶级之发生乎？抑借资本阶级以养成劳动阶级为实行社会主义之豫备乎？若采后一法则现在最近之将来对于资本家，当采何种态度乎？”任公对于第一问题主张提倡各种协社（组合）以从事于互助的生产。”对于第二问题主张“劳动阶级之发生，恒必与资本阶级相缘。故必有资本阶级，然后有劳动阶级，有劳动阶级，然后社会主义运动有所凭藉。”“故吾以为资本阶级之发生，吾辈抗拒其事不可能，且亦诚无抗拒之必要。”而唯有对资本阶级采“矫正态度与疏泄态度是已。”按，任公因不明白经济学原理，致误以资本主义制的生产方法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以为必限于资本主义社会始能实现资本主义制的生产方法。岂知俄国现正计划电气工业以实现资本主义制的生产方法又误以国家资本主义与世界资本主义为无关系致忘却中国现在游民阶级乃即在资本主义社会被强制失业之游民。（任公原书见梁任公近著第一辑下卷二六九页二九一页）

（注三）郭君原文，详见学艺第五卷第五号（十二年九月一日出版）。郭君自谓：“要讨论的……是假定社会主义是可以实行的，是很好的一个经济组织，而讨论现在我们中国可否即时采用。”郭君子于是观察中国现在的经济状况，以为“中国是一个产业还未发达的国家，受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为国际资本主义的牺牲”。故中国“除少数贪官腐吏，不义所得，以致巨富外，举国人民，皆陷于贫困”，且“一天穷一天”。“推其重大的原因不外国内产业不发达，受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牺牲而已。”“这样看起来，外国的贫民，是以资本主义制度工场组织发达后而发生。中国的贫民，是受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国内产业不发达的原故而发生而增加。中国的无产阶级须加以游民二字，是无产游民阶级，这是中外社会经济情形不同的地方”。关于此点，盖与梁任公是不明现代资本主义之特徵，误以为国家资本主义与世界资本主义为不相关。实则中国唯因受国际资本主义的侵略牺牲，然后国内产业不发达然后中国大多数人致陷于受强制失业状态而变为游民。故此等现象断不能使中国得在国际资本主义侵略境况下发展国内产业以完成中国资本主义，此等现象实足以促进中国实现世界的社会革命然郭君则竟因此而论定中国行社会主义之困难：“第一是国际的困难”，“第二是产业上的困难”，“第三是精神的困难。”然劳动者本无国家，且现代之战争早已非纵的战争而全是横的战争。故对于社会革命后国际的困难，本为应有之问题，且亦无须顾虑。抑此等国际的困难，正不单为实行社会主义之困难，即使中国今日要发展资本主义，亦不能免于此项困难。至于产业上的困难，则在社会革命之后，仍可以社会主义的精神利用资本主义制的生产方法以发展生产力，如俄国今日之经济政策。最后精神要素的困难，则全是英雄主义的历史观矣。然而，郭君则竟因此而论定：今日“中国，内则产业还未发达，外则在于资本主义各国注视之下，欲蔑视环境，举行社会主义革命，非但成功之可能性很少，恐怕反阻碍产业上之发展。”于是，力说中国不能（实则不可）实现社会主义。谓“产业未发达的中国，要行社会主义革命，只有一个机会是可能的，就是资本主义很发达的列强已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

（注四）“吾国今日之论经济政策者，……因其忽视社会事业当以民众化为前提盈科而后进之义，果使众皆实行，而其所希望之国利民福，俱将终不可得。……然则吾国今后之经济政策究应如何而后可？曰：于民众自觉基础之上，

渐变生产方式以行和平的经济革命。换言之，以最大生产最均分配为究极之的，而以渐进的生产手段公有政策，为臻达此之之最大工具。（详见《孤军》第一卷第十二期索清君中国经济问题的讨论）

二

马克思学说，有二个骨子：一是唯物史观说，一是剩余价值说。由此二说应用结合而有所谓资本主义自然崩坏说及阶级斗争说。然穷其究竟，马克思学说之唯一精髓实为唯物史观说。现我人为欲明白资本主义何以必然的自然崩坏，即社会主义何以必然的迅速实现只须就唯物史观说证明，便得。

依唯物史观说：“当社会之物质的生产力，发展至于一定阶段；即与向来活动于其中之当时之生产关系，或与其仅表现于法律上之所有关系，相冲突。换言之，即由生产之力发展形式一变而反为其束缚。于是，社会革命之时代，因焉以至；而巨大的上层建筑之全都，随伴经济的基础之变动，或急或徐终归变革。”（注五）故当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发展至一定阶段时，不但不能促进社会的生产力之发展，且反为社会的生产力之束缚。但此之所谓束缚非必谓社会的生产力发展至于绝对大而为生产关系所不能容。乃仅谓社会的生产力发展至相对大而与生产关系相冲突。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冲突，即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冲突矛盾，是谓束缚。详细说：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所以能促进近代社会的生产力之发展者，实因社会的生产力在近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内，能为扩大的复生产故。故若社会的生产力，在该社会之生产关系内，不能为扩大的复生产及不能维持其单纯的复生产，而反变为消极的复生产时，则该社会之生产关系早已非该社会之生产力之发展形式，而已全变为该社会的生产力之束缚。何以故？因社会的生产力已与该社会之生产关系相冲突相矛盾故是故：我人对于社会组织之变革，固不能悬一定标准，谓社会的生产力必发达至于此一定标准始为生产关系所束缚；唯只能观察该社会的生产力是否已与其生产关系冲突矛盾，即是否已由扩大的复生产或单纯的复生产变为消极的复生产。换言之，如果我人确能证明某一社会之社会的生产力，已由扩大的复生产或单纯的复生产变为消极的复生产时，我人便可直认此社会的生产力已与其生产关系冲突矛盾，即该生产关系已变为社会的生产力之束缚。我人于是，便可再进一步，而认定此一时代即此一社会的社会革命到来之时代至于此一社会之社会革命与别一社会之社会革命，所以或徐或急者，则又有说。

社会发展之普通法则：凡属经济的发展先进国，无论何时，必不为急激的解决，而常为姑息的调和。（注六）然世俗之误解唯物史观者，则谓经济的发展先进国，必当为急激的阶级斗争。实则非是。（注七）依唯物史观解释之：先进国因经济发展之故，关于完成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比较完备，因之其变革每常稳健；反之，后进国因经济落后之故，关于完成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多未完备，因之，其变革必常急激通俗的言之；在先进国因一般人对于现社会的环境相对满足者多，故每为一时姑息的调和；反之，在后进国，因一般人对于现社会社会的环境不满足者多，故常现一时急激的变革。是故：苟一社会之社会的生产力，已与其生产关系冲突矛盾而为消极的复生产时，在此时代，即为该社会之社会革命到来之时代；又因其经济的发展落后之故，其社会革命之到来，必常急激，反之，每常姑息。是即俄奥等后进国社会革命所以急激实现而英法等先进国社会革命所以迟缓稳健之原因。准是而观，欲知现代中国社会革命之是否到来及社会革命之是否急激，亦可依同一观察法以观察之。

(注五) "At a certain stage of their development, the material, forces of production, in society come in conflict with the existing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or—what is but a legal expression for the same thing—with the property relations within which they had been at work before. From forms of development of the forces of production these relations turn into their fetters. Then comes the period of social revolution. With the change of the economic foundation the entire immense superstructure is more or less rapidly transformed." —Karl Marx;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author's Preface, P. 12.

(注六) "So that it seems to be a general law of social development, that countries which are pioneers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re tempted to put compromise in the place of radical solutions." —Karl Kautsky; Ethics and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P. 32.

(注七) "…… the popular interpretation of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which holds that the land which takes the lead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variably also brings the corresponding forms of the Class war to the sharpest and most decisive expression." —Karl Kautsky; Ethics and the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P. 31.

三

中国今日社会的生产力，果与生产关系冲突矛盾而反为所束缚否？

苟吾人能论证中国今日社会的生产力确与生产关系冲突矛盾时，则中国因为经济的发展落后之故，其社会革命之来，必定急激无疑。

依吾人所观察中国今日确已与其他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先进国，一样的，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冲突矛盾而反为所束缚，以至于变为消极的再生产。

欲明此理，当先详究现代资本主义之特徵。

资本主义之特徵，为商品生产，商品生产之状态，为无政府状态。商品生产者间之关系，为竞争关系。故近代所谓理论的国民经济学，即指此等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社会之经济的科学；换言之，即无组织的社会之经济的科学。然现代之资本主义，则确已由近代无组织的工业资本主义发展为有组织的金融资本主义。现代有组织的金融资本主义，即世界资本主义，即集合的资本主义组织。故现代资本主义，实为世界资本主义。世界资本主义之主体，实为国家资本主义的托辣斯。详细言之，因金融资本之增大银行界对于各产业竞行投资之结果，遂组成一种银行同盟；又因银行同盟完成以后，有产阶级之经济的及政治的二种组织，遂亦溶解混化为一。于是，资本主义，乃始由无组织的工业资本主义进为有组织的金融资本主义；于是资本主义，乃始由不合理的体系进为合理的组织。此等合理的组织之金融资本主义，即世界资本主义之所由以构成。故所谓现代的世界资本主义，意即谓集合现代有组织的金融资本主义国家之生产状态以支配全世界；换言之，即由国家资本主义的托辣斯以经济的链锁系全地面上各部分而使之混化集合成为一体：是。（注八）——是故：中国既为全地面上各部分之一，当然亦为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链锁系而为构成世界资本主义之一份子。

虽然，在现代世界资本主义下金融资本主义的国家组织间之斗争，即资本主义生产手段之利益冲突状态及无政府状态，依然如旧的剧烈显示于吾人之前，初不因其有组织的合理的而稍或减。而在此种状态之下，恐慌实为其竞争的营业费，战争尤为其复生产的必要冗费。而此等竞争的营业费（恐慌）及复生产的必要冗费（战争），实足以破坏或减退现代之社会的生产力。此等社会的生产力之破坏及减退，即所谓消极的复生产（注九）。

本来，社会的生产力之发展，实为人类进化发达之基础。然社会的生产力之发展，必限于能为扩大的复生产，（注十）否则亦必能为单纯的复生产。（注十一）而在现代世界资本

主义下金融资本主义的国家组织间之斗争，则常不能不以生产力供恐慌（竞争的营业费）及战争（复生产的必要冗费）之牺牲，即变扩大复生产为消极的复生产。（注十二）例如战争：其战时直接所破坏及间接所破坏，皆足使为现代社会的生产力之基础，即资本的转归，反趋减退。——此等状态，既非扩大的复生产，亦非单纯的复生产，且反见生产力之日益减退：故此过程，特称之为消极的复生产。

抑复生产过程，盖不单限于生产的物质要素之复生产；即生产关系自身，同时亦有其复生产过程。故社会的生产力之扩大的复生产，同时亦即生产关系之扩大的复生产。生产关系之扩大的复生产，即生产关系之范围（空间的延长区域）愈益伸张及生产方法之内部组织愈益扩大。换言之，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之复生产，即在使资本与工钱劳动间之关系愈益永续扩张，且愈益维持实现其生产方法之原有法则。（注十三）反之，消极的复生产过程，亦不单限于生产的物质要素之消极的复生产；即生产关系自身同时亦有其消极的复生产故社会的生产力之消极的复生产，同时亦即生产关系之消极的复生产。生产关系之消极的复生产，即生产关系之范围（空间的延长区域）日趋瓜裂，及生产方法之内部组织日趋破断。换言之，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之消极的复生产，终必促资本与工钱劳动间之关系反益乖离瓜裂，且反益违反破坏其生产方法之原有法则——故：资本主义组织发展至一定阶段，不但不能促进社会的生产力趋于发展，而反使社会的生产力变为消极的复生产时，资本主义关系即开始崩溃。如是者，一朝开始崩溃，势必普及于全资本主义组织。于是，向来所蟠据于无产阶级脑中服从精神，完全潜消。结局，社会革命遂或急或徐因焉以至是即马克思学说中之资本主义自然崩坏。

以上系就现代资本主义之特徵，以申说现代资本主义必然的趋于自然崩坏。

（注八）Bucharin; Oekonomik der Transformations—Periode, 日译稻垣守克译《转换期经济学》第一章世界资本主义之构成（三页—一九页）

（注九）同上第三章资本主义制度之崩潰（三六页——七四页）

（注十）扩大的复生产行程如下

G.....W.....P.....W¹.....G¹
 G¹.....W¹.....P.....W².....G²
 G².....W².....P.....W³.....G³etc.

（注十一）单纯的复生产行程如下

G.....W.....P.....W¹.....G¹
 G.....W.....P.....W¹.....G¹
 G.....W.....P.....W¹.....G¹etc

（注十二）消极的复生产行程如下

G.....W.....P.....W⁻¹.....G⁻¹
 G⁻¹.....W⁻¹.....P.....W⁻².....G⁻²
 G⁻².....W⁻².....P.....W⁻³.....G⁻³etc

（注十三）前书日译本第五七页至五八页

四

兹专就现代中国经济状况观察之。

若依囿于国家的偏见之现代中国的经济学者或现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家之所见，则中国现在产业，诚然幼稚，诚然非切实的促进资本主义之发达，不可。虽然，使能放大眼光，细察中国经济的现状，则现代中国确因为构成世界资本主义的一份子之故，确亦能追随世界各国资本主义之后，急激的发展中国金融资本主义。（注十四）且确已能依此金融资本主义以支配全中国之一切产业（虽然是极幼稚的产业）；及联合全中国之有产阶级有产阶级以间接直接左